



解放臨汾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編印

空運部隊增援。其實，臨汾城內機場早已修好，但始終並無一兵一卒增援，直到臨汾匪軍獲我完全殲滅之後，他只能用飛機前來轟炸城內的市民和躺在醫院的俘虜官兵，蔣閻匪首就是慣於這樣欺騙他們自己的部下，替他們送死的。據匪軍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增璜說，他明知增援無望，軍心亦已動搖，但仍把命運寄托在送死的防禦工事上面，他用盡一切高壓手段，強迫士兵和市民死守陣地，後退者立即處死，並竟對我軍施放毒氣；他不知道工事還要人守，而且還要看是什麼人守，當其大部兵力已經被我殲滅於外圍據點，而不得不用血腥高壓手段強迫士兵作戰的時候，只要我軍一旦打進城內，打破了他的烏龜殼後，便馬上失掉了控制士兵作戰的能力，所有的防禦工事就反而變成了他的囚籠。所以這次作戰，無論是攻進東關和城內，都在幾小時內就解決了戰鬥。最後，徐將軍特別強調指出：這次臨汾作戰，又一次給國民黨匪軍一個嚴重的教訓，凡是這類所謂強固設防城市的守軍，只要一旦被我軍圍攻的時候，他們的下場只有兩個：不是放下武器，就是全部被殲。我人民解放軍的方針是明確的，放下武器者就寬大待遇，冒險抵抗者就堅決殲滅，何去何從，希望他們自己好好選擇。這一點，我們希望閻匪的官兵特別注意，如果說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的話，那末臨汾既然保衛不住，太原也就保衛不住了。

目 錄

一、解放臨汾戰績

新華社

二、攻克臨汾的最後一戰

克 仁

三、堅持外壕戰的李海水七人模範戰鬥組

——附嘉獎令詞——

四、爭奪黃土堡

五、外壕爭奪戰中的趙世平班

古維通

六、大家出主意打下玉皇頂

克 仁

七、攻取電燈廠

趙恒治

八、梁培璜就擒記

九、臨汾人民得解放

胡海 澤民 王鋒等

「天天等着呢，你們果然來了！」

臨汾人民的苦難到了頭

臨汾解放第一天

光明普照臨汾城

十、臨汾解放訪徐向前將軍

新華社

解放臨汾戰績

一九四八年四月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一部配合晉綏及太岳軍區部隊，爲拔除內線殘餘蔣匪，全部解放晉南，配合西北及豫陝鄂人民解放軍作戰，於三日砲轟，隨即以主力一部攻入東關（臨汾商業中心具有獨立之防禦體系），四月十日我於突破東關外圍敵三層防線，攻佔火車站、電燈廠等重要據點後，對東關之敵發起總攻，殲閻匪六六師主力，戰役即進入決定階段。我乃集中主力，自東南北三面同時向該城攻擊。敵利用其長期增修之地堡群，水泥工事及城外壕、護城河等構成四道防線。在輕重轟炸機晝夜轟炸掩護下，垂死抵抗，經二十餘日戰鬥敵傷亡慘重，經連整營爲我殲滅。我終於五月十七日前掃清一切登城障礙，於十五日晝昏在強烈砲火支援與步砲工密切協同下，發起總攻。一分鐘即突入城內，敵仍企圖集中兵力，利用城內戰壕、地堡群頑抗，均爲我突擊部隊擊破。戰鬥於十七日十四時完全結束，臨汾城全部爲我佔領。現據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國民黨蔣匪整三十師三十旅旅部及所屬八八團、九十團、補充團，匪二十七旅旅部兵營，閻匪六十六師師部及所屬一九六團，一九七團，一九八團，閻匪晉南地方黨總指揮員及所屬補訓一團、補訓二團、保十五團、保二十四團、保二十五團、保二十六團、保二十七團、保二十九團、晉南師管區司令部、臨汾地區人民武裝自衛縱隊、蔣匪三十八集團軍（即整一軍）留守處，聯勤總部長站第五分監部及第七兵站二一二兵站、臨汾航空站、偽國防部人民服務大隊、團匪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二等四個偽專員公署及臨汾、浮山、襄陽、汾城、萬泉、高平、陽城、沁水、洪洞、趙城、大寧、新絳、安澤、永和等偽縣政府，共兩萬七千



步馬槍七千四百八十一支，各種子彈一百六十餘萬發，各種砲彈一千四百餘發，黃色炸藥四千餘斤，報話機四部，電合二十七部，電話機二百五十七部，火車頭九個，車廂一百二十六個，汽車×百五十輛，驟馬六百一十六頭，偽幣八十餘億元，降落傘一萬三千餘個，修械所、炸彈廠各一座，其他戰利品甚多。（新華社）

攻克臨汾的最後一戰

步兵沿着工事顛覆了的城牆，爬上五六丈高的斜坡，臨汾匪軍已完全陷於最後被殲的恐慌中。城內抵抗錢的敵人，拉着槍顧不得打就向後逃跑了。高占元的突擊小組，迅速順着東城牆向北推

餘人。內生俘閻匪第七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兼晉南地方武裝總指揮、蔣閻匪軍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培璜以下兩萬三千四百九十五人，擊毀擊落敵機五架，繳獲榴彈砲兩門，山砲十二門，戰防砲四門，迫擊砲六十七門，小砲三百九十一門，戰防槍十四支，火箭筒一個，重機槍一百零四挺，輕機槍一千零二十三挺，衝鋒機關槍百一十八支，各種砲彈一千四百餘發，黃色炸藥四千餘斤，火車頭九個，車廂一百二十六個，汽車×百五十輛，驟馬六百一十六頭，偽幣八十餘億元，降落傘一萬三千餘個，修械所、炸彈廠各一座，其他戰利品甚多。

進了三十多公尺，饒有優氣的敵人，有的才從工事裡慌張地爬起來，還未來得及準備抵抗，城下的部隊，就已經發展到他們的側後了。這時敵人才覺得自己跑得太慢了。原來五步一堡，十步一

磚的抵抗工事，現在反而變成他們逃跑的障礙了。他們就索性鑽出工事來，向外亂竄亂跑。他們跑得那樣的快，連像賽跑一樣的楊向文追擊組也追趕不上。城下城上的敵人混亂成一片。他們丟下了槍丟下了彈藥，以及重機槍架等，他們什麼都顧不上扛就逃跑了。

部隊由東城牆一直追到離北城樓二百多米達的地方，全長已有一千多公尺的距離，突擊隊員的手榴彈打光了。敵人這時才喘過氣來，便乘機反撲，可是解放軍却屹然不動，戰士們沒了手榴彈，立刻拿起步槍和敵人拚，有的拾起敵人遺棄的手榴彈反擊，激戰就在雙方相距十米達的距離內反覆進行。敵人在無計可施時，便放出一顆毒氣彈，一時白煙騰空，副連長邢六元激昂的喊着：「我們不能退，我們要堅決消滅這惡毒的狗子！」戰士們憤激的握緊了口罩，冒毒堅守。當第四次敵人以一個排反撲時，從戰士們後方飛來的一顆砲彈，準確的在敵人面前爆炸了，戰士們喝着彩，乘勢投擲着磚頭，就衝過去了，慌亂逃跑的

敵人有七個人，順從的作了俘虜，此時副連長王文彬恰從後方運來了手榴彈，戰士們情緒更高漲，王文彬更向大家鼓動說，「我們要發揚頑強性，大家跟我來」。這句話剛說完，他就衝了出去，許多健壯的身影，也接連的跟去了，就是負傷兩次的雷進鎖，連傷口都沒綁，脫掉棉衣又衝了過去。

他們猛烈的衝鋒。把兩個碉堡逃跑的敵人，堵在碉堡口裡，敵人拚命的跑，他們一股勁的追，一門一門的山砲、戰防砲、步兵重砲從他們眼前閃過。他們只顧消滅敵人，他們顧不得收拾這些，一直退到北門樓，鑽進城裡的敵人，喘息未定，就當了俘虜。

與第一批突進城內部隊同時，投入縱深發展的我軍，鑽過黑煙滾滾的突破口，透過稀薄的煙雲，看見內壕裡一排碉堡，敵人開始了猛烈射擊。戰士們却如同海燕喜雨似的在彈林中衝進。每個戰士的動作，神速而又準確。距城牆五十米達遠的兩層高碉，正向左翼的弟兄們側射，張武

文眼明手快一顆炸彈就炸得碉堡裡的槍聲不響了，左翼的弟兄部隊，迅速向南發展，戰士們提着手榴彈，跨過了交通壕，冒着敵人的毒氣向內壕展開，正面的攻擊並沒停止。敵人一層一層的碉堡綫，到處被突破。某部四班戰士，像一支急流，直跳進敵人的內壕，敵人立刻被衝散了。內壕有些碉堡裡的敵人，還在頑抗，還拚命的投出手榴彈，不管敵人怎樣抵抗，澈底消滅敵人的決心，鼓舞着戰士勇猛前進。他們衝過內壕，敵人手榴彈更激烈的響了起來，排長李繼高打得紅了眼，狠狠的說：我一個人也要衝過去！車原祿帶着戰士又跳進內壕，梯子搭了過來，即衝上去，敵人防綫再次被突破，全線變成動搖，正面的突擊部隊，也從各個火力點上衝過去向縱深挺進。部隊像急流一樣的衝破了內壕，敵人房子上上的火力仍然抵抗着，但是這在我們戰士說來，已經可以暢行無阻了。劉統葉順着敵人拆得七零八落的關帝廟，翻過兩堵牆，就鑽進地洞裡，搜索着敵人。一座房子上兩挺機槍正拉長火舌在叫，

車原祿爬上房子打了一陣手榴彈，敵人扔了機槍就跑了。第一綫的槍聲和爆炸的倒塌聲繼續響着，但是敵人抵抗力却越來越稀薄了。

部隊一直向街心發展，敵人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匪軍的一九七團特務排雖然頭上戴着鋼盔，仍然全身武裝着，却早已失掉抵抗力，他們踏着月光，茫然如喪家之犬在街上東竄西竄，戰士王順秀追上他們，馬上喊着說：『到處都是我們的人，向那裡跑！』第一個俘虜聽能立刻轉頭來交出了他們的手提槍。此時城內敵人，已無心抵抗，范永太一個人，一顆手榴彈就將集廁所事裡一百一十個敵人全部俘獲。

夜裡十一點鐘，城內槍聲更稀疏起來，匪軍的彩號在街上碰着，到處都在繳槍繳砲捉俘虜。可是戰士們最感興趣的繳獲，就是希望活捉梁培璜（他是閩錫山反共反人民政策的極狂者，和堅決擁護者，是晉南人民的死敵）。解放戰士張治高，看到一個穿尼子軍裝的人，就要捉住問是不是梁培璜。陳志祥帶着他排戰士，直向六十二



堅持外壕戰的

李海水七人模範戰鬥組

外壕裡挖成抵抗綫準備迎擊敵人

戰鬥開始後，海水跟着三班長常德林（投彈組長）衝在最前面，外壕內沿沒有爆破好上不去，海水就讓他班長踏着他的肩往上爬，這時敵人一枚手榴彈在他們頭上爆炸，二人都掛了彩，海水鼻樑上被彈片擦傷，暈在地上，他醒來時身旁已不見人，也看不到前面有自己的部隊，他就回到外壕來，指導員叫他到南壕去休息。在南壕就和張魚昌（右腿右胳膊掛彩）王應芝（右手打穿，腿受重傷）王成章（右手負傷）郭福鎖（腿打斷）胡庭梅，王石富（文書）幾個人碰着了，這裡除了他們七個同志

軍軍部跑去，他們跑到一所高大的院落前，前面擺着兩個礮堡，一個哨兵站立着，戰士們問道：「前邊是誰？」『軍部的』。大家一陣心喜，一槍打跑了哨兵，炸開了牆，衝進軍部，從地洞裡打出了三四十個官佐和勤務，他們張慌的告訴戰士：『梁培璜早在兩三個鐘頭就跑到城外去了！』

有些俘虜還埋怨地說：「梁培璜天天說要與城共存亡，他現在比我們還跑得更快，他下命令要我們死守陣地，原來是為的掩護他好逃跑。」（按：梁培璜於臨汾解放之次日，即五月十八日，已為我追兵所俘）。

（克仁）

外，還有十幾個輕重彩號都在一起。

這條壕中間有個土堆堵塞住道路，敵人的輕重機槍就一直封鎖咱們外沿爆破口，四班長崔×財同志說：「趕緊把這一段挖通」，南北同時挖，結果挖通了，高有半人深的交通壕，這時敵人的手榴彈炸藥包不斷的向他們打來，威脅着每個同志，文書王石富號召大家「兩人挖一個避彈坑，能挖的，帶飯都挖。」大家就又不顧疲勞和疼痛緊張的挖起來，兩三鐘頭後，便挖了六七個避彈坑。這一來敵人的火力就對我們沒有辦法，大家就暫時休息了。

在他們挖被彈坑時，北邊的一些彩號在指導員率領下撤出去了，由於敵人的火力封鎖，以及交通壕的不便，他們沒有聽到通知，所以他們七個人就未能撤退下去。

連續打退敵人七次反撲

天還沒亮，張魚昌聽到城上敵人說：「下邊只有幾個敵人。」他估計敵人要反撲，就對石富說：「敵人一定要反撲」。文書不了解敵人有暗道，所以他說：「敵人一定下不來，他不敢從城牆上下來，咱們有部隊監視着的，下午三點鐘咱們還要攻，咱們趁這機會再攻，就是不攻咱們也能安全回去。」魚昌總不放心，就到南邊對王應芝說：「注意敵人不要叫敵人摸來了，不要睡不要給敵人活捉。」文書也就不敢大胆的睡了。他們又坐在一起閑談起來，魚昌說：「就是敵人出來也能跟敵人拚一陣，總不能叫敵人捉活的。」石富說：「嗯！拚能拚一陣。」他心中是放慮都是彩號，恐怕沒有把握。

慢慢的天亮了，文書也迷糊的睡着了，就只魚昌一個監視敵人，一會兒從南邊外壕裡出來了五六個敵人，前邊兩個穿着便衣，成掌、顧鎖首先發現就傳給大家說：「有人過來啦。」王應芝又往北裏

傳給海水和魚昌；魚昌就一面觀察一面叫應芝爬下不要亂動，海水一看說：「恐怕是咱們偵察員吧？」魚昌說：「後面還跟着穿黃軍裝的敵人，」文書一看果然是敵人，他就趕緊通知輕重彩號準備戰鬥，魚昌又和旅部挖坑道的工兵連絡，並安慰他們說：「要撤我們會通知你，」這時海水已經打響了，他一連打了五個手榴彈，把敵人打倒一個，使敵人只得退回去（土堆後），這時魚昌和海水，也迅速的回來了，魚昌問：「敵人跑到那裡？」海水說：「爬下去了。」文書說：「可得看住啊！」話沒說完敵人第二次反撲又來啦！並瘋狂的喊叫：「只有一個人打，打倒就可以活捉，」當時文書說：「咱們要打就齊打，」這樣大家就一齊打起來了，文書投了兩個手榴彈，擲的太近，只打了十五米遠，幾乎打住自己人，海水說：「文書你不要打啦！要打住自己人，還是運輸彈藥，這裡我們三人打能行。」同時他又叫王章成觀察，魚昌投彈，文書從這時起就一直運輸彈藥，當他到彩號跟前尋子彈炸彈時，彩號總是這樣說：「文書要好好打啊！可不敢叫敵人過來呀！」文書是救護組長，在那時他就很自然的成為彩號們的希望，希望他保護他們。這一次敵人反撲又給打下去了。敵人被打倒了五六個。也就在這次打退敵人反撲中他們就自然的形成了戰鬥小組，並具體的分了工。文書運彈藥，郭福鎖、王章成（重彩）在下面就担任觀察員，張魚昌專門打手榴彈，李海水在敵人接近了打手榴彈，遠了步槍射擊，這樣就不亂了。

敵人三次又上來，也比上兩次都兇些，當時文書就動員重彩號王應芝（他是機槍射手）說：「老哥你掛了彩很光榮；這次你只要能打三發子彈，敵人就不敢上來，你把敵人打回去回家不是更光榮嗎？也算救了大家的命。」應芝同志右手被炸很重，當時忍着疼痛把槍栓拉開但沒有子彈，文書就把彩號身上的六五子彈拿了十發給他打，結果只打了七發打死兩個敵人，就卡住完啦；張魚昌又叫胡庭梅打步槍，王應芝又換上步槍打，文書的運輸工作做的很好，他把手榴彈運上去後，還把引線給拉出來，使

魚昌、海水打起來更順當，由於大家的出力配合，特別是咱們的機槍打響後，就打得敵人連爬帶滾的縮回去了。

外壕敵人沒有辦法，只得向城上敵人連絡『叫往北邊打。』於是城牆上敵人就一直向北邊打起來，就在這時敵人的四次反撲又上來了，他們也就沉着應戰，海水的步槍打紅了再換上一支打，王顯芝、胡庭梅二支步槍打的敵人過不來，魚昌不停的打手榴彈，又逼使敵人退下去，穿黑衣的敵人不敵過來，穿黃衣服的就上來了，不知恥的傢伙還向我們喊話哩：『同志們！繳槍吧！我們也優待！』當時文書就回答他：『媽的屁，老子知道你的特別優待。』海水、魚昌也給了他個堅決的回答：『你過來吧！老子優待你手榴彈』。敵人不曉了，在這一點空隙內，文書恐怕有人動搖就說：『咱們誰也不能跑，』魚昌說：『誰跑就不行，』海水更堅決的說：『誰跑自己打死自己，』正在說時敵人五次反撲又上來了，咱們還是一齊的打，胡庭梅在這次打掛彩了，但還堅持着打，終於又把敵人打回去了，敵人遭我這樣堅決的打擊後，敵人胆怯了，當官的就連打帶罵的要他們再衝，那些當兵的像老鼠一樣畏縮不動。最後他們被逼得沒辦法才又衝過來！離我們很近，這時王章成同志聽到敵人當官的叫架機槍，他就叫海水趕緊打。海水、魚昌在這時一口氣連打了二十多個手榴彈，終於使敵人機槍還未架起來就被他倆的手榴彈給打滾回去了。

當情況最緊急時，彩號們有些害怕，文書安慰他們說：『不怕，』彩號們都囑咐說：『你們都要打好呀，不能叫敵人過來。』在敵人第七次反撲時，看見我們人少就亂喊亂叫起來：『敵人只有一個人，打，打倒了就能衝過去！』這時咱們看見敵人又上來了，也都狠狠的打起來了，李海水同志打的最英勇，一手打兩個手榴彈，步槍打紅了一支又換上一支。大家忙的不可開交，文書給送子彈步槍也忙個不休，終於把敵人最後一次反撲打了下去，李海水戰鬥小組勝利了。

勇敢機智的撤退

打退了敵人七次反撲後，子彈手榴彈都沒啥了，海水說：『咱想辦法走吧！子彈手榴彈啥都沒有了。』文書說：『也就得走，』海水說：『你們先走吧！我來掩護。』魚昌就先走了，石富、章成跟在後面走了，只留下海水一個人，他要退敵人看見了就要衝上來，並且虛張聲勢的喊道：『退了！退了！』海水看見敵人又要往前來，一個又拿槍打起來了，敵人光詐欺不敢衝，這時他想打兩個手榴彈趁著烟霧走，可是打了兩個也沒啥烟，當時文書等也沒走遠，海水對他們說：『我打兩個炸藥包，家準備跑，』他把兩個炸藥包打出去，頓時黑烟迷空，海水喊了聲：『跟我來，』就跑了上去，文書等十幾個輕彩號就跟着他衝出敵人的火力網。

這時已是上午八九點鐘的時候了。

像李海水、王石富等同志這種在負傷之後還能不顧痛苦、不怕危險與敵進行決死鬥爭，尤其李海水同志能在緊急危難關頭，鼓勵大家堅強鬥志奮不顧身，堅決掩護其他傷員同志撤退，並能自覺自動和其他同志團結起來，克服一切困難想盡一切辦法，打退幾倍於我的敵人七次反撲，掩護了十六個傷員同志安全撤退的英勇行為，不僅表現了我人民戰士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同時更表現了我人民戰士對同志的高度熱愛對敵人的極端仇恨的高尚革命品質，因此除將李海水、王石富等同志的戰績予以表揚外，特決定將李海水所在連命名為李海水連以資表揚，望我全體指戰人員一致向李海水同志的高尚革命品質與戰鬥精神學習。

徐向前



爭奪黃土堡

黃土堡是臨汾東關外邊最高的一個地方，閻軍六十六師一百九十八團的六連守在那裡，大碉堡、小碉堡、明碉堡、暗碉堡修的很結實，又有兩個日本軍官指揮，他們就覺着『保住險了。』三月十五號晚上，解放軍一三三三部向這個黃土堡進攻，開頭四砲就把那個主要的碉堡打了個大窟窿，又一砲就把一個暗碉堡的槍眼打壞了，接着砲彈、子彈就像雨點一樣打過去，從東關跟城牆上打過來的火力完全被我們壓住了。黃土堡的敵人吓昏了，兩個日本軍官也沉不住氣，跟着那些小兵，從小碉堡爬到暗碉堡，又爬到外壕裡邊的小窩洞裡去了。當我們的砲火打開了一條路，五連突擊的勇士衝上黃土堡以後，手榴彈、炸藥包一個接一個的滾進了這個小窩洞，敵人來不及

還手，就叫炸的滾到外壕底下去了；兩個日本指揮官從洞裡爬出來，領着剩下的人碰頭如搗蒜的喊叫辭命。這樣敵人一個連就叫咱們消滅了。

第二天從東關出來些敵人，又佔領了黃土堡，趁他們還沒把炸壞的工事修好，十七號晚上，我們二、三排勇敢的戰士們，又在砲火的掩護下，沿着被炸成斜坡的外壕，十來分鐘就衝上了黃土堡。敵人沒想到我們這樣厲害，手腳忙亂，就不講人道，放開『摧淚』的毒氣來了。我們的戰士不防叫這難聞的毒氣呛得兩眼流淚，又咳嗽，又惡心。可是這也擋不住我們的進攻，在『衝呀！衝呀！』的口號底下，戰士們一隻手用手巾蒙住鼻子，一隻手往出揀手榴彈，就一直衝了過去。城牆上的敵人看見，急的拚命喊叫：『壓

外壕爭奪戰中的

趙世平班

決守住黃土堡呀！……」這已經遲了，當黃土堡的敵人見毒氣也擋不住我們衝鋒的時候，早就從地道裡滾回東關去了。

敵人還不死心，十八號又從東關出來一個連，在砲火的掩護底下向黃土堡撲了六次，每次

都被我們打回去了，敵人真沒辦法了，在城牆上發狠的叫着：「明天派上五十架飛機把黃土堡炸平！」我們的戰士也高聲回答說：「那怕請你洋爸爸派上五百架飛機來哩，我們也不害怕！」

我某部九連，已經過了兩天又一夜控制外壕的戰鬥了。他們會配合左翼的兄弟部隊全綫攻佔了薊城以南的敵人火力障地。但又為敵人的反撲奪回去。我們為了奪取臨汾城，就必須控制這個外壕，以便爆破城牆和登城部隊之便於接近。因此，在十九日上午就又展開了最後爭奪外壕的激烈戰鬥。

九連的任務是：奪取靠右翼敵人的一集關礙。它是由一個五號大主礮與五個小型地堡組成的礮堡群。戰鬥開始時，英勇的爆破手王富志、陳守義通過暗道，把五號主礮給炸毀了一半。並在這個大礮堡的北邊同時炸了一個直徑三十米的大爆破坑。這就成為以後趙世平班堅持外壕戰鬥的良好障地。先是九班奉命攻佔五號礮堡南的幾個小地堡，但困難的是必須通過三四十米的一段開闊地，在這裡，敵人集中了一切輕重火器，由城壕上的「火口」城牆腹部的數層「槍眼」，城腳的暗堡「藥城」，與東南突出部組成一個濃密的火網，封鎖住我們的「通道口」與前進道路，阻止我軍接近。因此，九班下來的僅是一個輕彩號，七班接應上去，仍未成功。這個艱巨任務，最後由趙世平的第四班繼續完成。

趙世平班的戰士們，接受了七、九班的教訓，就不那樣硬從開闊地往上衝了！

他們利用先前爆破礮堡的那條坑道去接近敵人，但這條坑道被敵礮彈震塌了半截，火口被堵死了。『克服這個困難！』就決定從中段另辟一新出口繞過去，因為倉促些，新的出口挖得太窄了，只能一個人還得側着身子才能通過，就這樣剛一打開這個新口，又被敵火封鎖住。但趙世平的勇士們也毫不示弱，路文芝第一個以機敏動作跳出去，工兵趙必遙也跟着連打兩個炸藥包，趁着濃烟與塵霧猛撲下去，在那個寬闊四五十米爆破坑的斜坡上，用炸藥包靠近的一個地堡給炸翻了。趙世平和他的全班就趁機撲過去，佔領了這個『爆破坑陣地』。並擊退了敵人第一次反撲。

城上敵人拚命以礮火支援地下敵人，全國建設我們建立的新陣地。四個礮彈落在坑內爆炸了，別班長楊化之同志犧牲了，四個戰士掛了彩，戰士們繼續在趕挖工事，土質被礮彈炸得稀鬆，挖着塌着，有的戰士不想挖了。

『好好挖吧！挖到半腰深就好了，砲彈打不着咱！』班長趙世平鼓勵大家繼續挖。

趙世平一個人監視着敵人，掩護着他的戰士們趕挖地堡。敵人又連續的反撲過來，砲彈手榴彈不時在他們身邊炸裂着，子彈『撲！撲！』鑽在他們挖溝的壕溝的泥土裡。

『沒啥！好好挖吧！』他一個人以手榴彈連續幾次把敵人反撲打回去，胆怯的敵人恰像老鼠見了貓，鑽出洞來又趕緊縮回去。

『不對呀！』挖敵彈坑的戰士們驚訝了，『怎麼打得這樣緊呢？』

他們的班長，爲了使他們安心挖工事，就對他們說：『大概是城上敵人發現我們挖工事啦。大家隱蔽好，趕快挖吧！』接着敵人第三第四次又反撲過來，戰士趙必遙、曹來保、楊興生和他的班長打敵反撲，其餘的人仍然在挖着。

城上敵人以密集砲火向這坑裡打來，小鬼曹來保的眼睛負傷了，淌着血，但他好像根本沒有這個

子事情一樣，一聲不響，繼續戰鬥着。這時，同趙世平班長在一起戰鬥的只有四個人了，其餘都負了傷！手榴彈又打完了，小戰士曹榮保奉了班長命令回到連長那裡通知他們趕快接濟手榴彈。但要運送上去那是多困難呀！開始一個個擲過去，不行。又用一根繩拴在手榴彈箱上拉過去，但繩又被砲彈打斷了，敵人火力封鎖太緊了，恐怕連小鳥飛過去也要被打死的。但是趙世平的英雄劉二同志却創造了奇蹟。他巧妙的從坑道口到他班長那裡，轉運着成箱的手榴彈。他敏捷的跳到坑道口與爆破坑中間的一個小坑裡，趁着敵人砲火的間歇，把炸彈箱放在背上馱着，爬行到他藉以歇脚的小坑裡隱蔽一下，再趁間歇跑過去，就這樣提供給班長以足夠的炸彈打敵反撲。

『堅守外壕！奪回那塊陣地！』坡上敵人大嗓子叫着給溝裡的敵人打氣。從壕下邊打上來一個美造手榴彈，正在地上冒煙，趙世平拾起來一擲給敵人，剛巧把準備出來反撲的一個敵人大腿炸斷了，像一群受驚的老鼠一樣敵人又鑽進洞裡去了。

敵人各種火器瘋狂的吼叫着，從四面集中的向這狹小的一點上打過來。掩體被打塌了就繼續再挖，重傷的伏在一旁，輕傷的繼續戰鬥，戰士李緒連被埋了半截身子，也顧不得把腿拔出來，就繼續戰鬥。這時一顆美造手榴彈迎面飛來，却被他用手一擋就滾下外壕裡去了。此時，只剩他們三個在堅持戰鬥了，趙世平已三次被砲彈炸開的土埋起來，他只用胳膊時推着土拔出身子來繼續戰鬥。

『只要埋不住胸脯就不要緊！』他們互相鼓勵着。『沉住氣，後邊就是咱的人！』

這時，後面用繩子給他們送來了一壺開水和十幾個饅頭。耿文元嘴上負傷了，要他先喝點水，但還未沾嘴，一顆砲彈打來，水和饅頭都打翻了。壕下敵人打上來燃燒彈，烟、火焰和槍人的火藥味，薰得他們透不過氣來。手榴彈打完了，李緒連準備要和匍上來的敵人拚刺刀，趙世平還有五個手榴彈就分給三個人每人一個，並想起了自己訂的計劃要節省彈藥了，『看準，走近再打！』敵人只在工事裡